

流星小教父

〔美〕 保罗·莫内特 著
侯德芳 译
张培峰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流星小教父

〔美〕 保罗·莫内特 著
侯德芳 译
张培峰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(川)新出登007号

流星小教父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绵竹县教育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7 字数1544千

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书号: ISBN7—5411—0827—8/I.762 定价: 3.60元

马利亚港的码头上人声鼎沸，一片混乱。这情形让那些锈蚀斑斑的小渔船上的渔夫们气闷得很。港口的水面拥挤不堪，所有的渔船都动弹不得。船主们三天以前就抛了锚，此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几天来辛辛苦苦捕捞的鱼虾堆在船舱里发臭，只是白白便宜了那些呱呱乱叫，趁火打劫的海鸥。岸上的情况更糟，到处挤满了政府官员和一堆一堆的难民。只因为这是政府采取的措施，所以渔民们都敢怒不敢言，只好钻进码头上的小酒吧里喝闷酒，等候船只疏散。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都要闹上这么三五天，最后还是能归于平静。不论谁当权，人们总得有鱼吃。

此刻，在这一大片密密麻麻的大小船只中，只有那些来自美国的私人游艇和帆船在缓缓前移。古巴官员乘坐着苏制的武装巡逻艇，在船阵中穿梭往来，发号施令，但却无济于事，换来的只是美国人的一片叫骂和抗议声。行贿的钞票满天飞，谁的钱多，谁的船就能优先靠岸。这有什么办法？有钱人一向享有特权。

由于古巴政府试图改变它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，所以没有派遣正规军队来，结果这些古巴官员根本无法维持这里的秩序。那些即将离境的政治难民则静静地守在家人和行李旁，顶着火一般的骄阳耐心等待，不时朝船上的亲友挥手呼喊，这些亲友都是从迈阿密专程赶来接他们去投奔自由的。

不过，难民们谁也不敢轻举妄动，生怕稍有不慎，触怒了那些官员，把他们扣留下来。

事实上，真正的混乱来自那几百名示威者。他们高举标语牌，在码头上来回游行，同时不住地狂呼乱叫：“叫他们滚蛋！”“把这群人扔到海里去！”他们一边扯起嗓门叫骂，一边提起难民的行李往海里扔，甚至把一筐筐臭气熏天的鱼虾往难民身上倒，直吓得孩子们嚎啕大哭也不肯罢手。示威者多半是学生，不过，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，更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立场，只不过找个机会大闹一场，朝人群乱砸一通石块，顺便还能自动放假一天。

尽管如此，政府官员却无意制止这些闹事者，对那些猛按相机快门，操着蹩脚的西班牙语到处提问的美国记者也不加干涉。古巴政府正想借此机会大肆渲染一番，以改善它在国际上的形象。这件事和那些急于前往迈阿密的政治难民无关，也和那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无关，只有那些身穿制服、足蹬皮靴的政府官员心里多少有点数，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和目的。他们忠于自己的政府，认为自己正在扮演促进世界和平的角色。

原来古巴政府准备同美国改善关系，因此宣布开放马利亚港，让古巴人自由离境，当然，绝不是真的完全自由了，这中间还有许多特殊的限制。但即使如此，这个决定一经宣布，短短3天之内，美国方面便涌来了大大小小近三千艘船只，准备迎接这些人赴美。

即将离境的难民好不容易填完了一连串的表格。几声警报之后，第一批难民终于获准前往码头岸边集中，海面上的船只也随之纷纷往前挤。几个女难民哭哭啼啼地朝船上伸出双臂，那神情仿佛是一群乞丐。NBC电视公司的摄影记者为

了抢下这个特写镜头，险些把一个小孩踩在脚下。人们一连几天来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、希望和恐惧，呼地一下汇集成一个小小的焦点，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谁将是第一个离开码头踏上流亡旅途的幸运儿。

在一片喧闹声中，谁也没有注意到那一队渐渐驶近的卡车，以及跟在车队前后，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。卡车一共有5辆，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留下来的淘汰车，不用问，这是俄国人送给古巴的援助品。

警察在人群中清理出一条通道，让卡车驶上码头。停稳之后，警察便快步上前，松开车门的铰链，随着一阵“砰”“砰”乱响，车门倒下来，把用原木搭成的码头震得摇摇晃晃，连躲在下面的老鼠也被吓得吱吱乱窜，纷纷落入水中。不过，这几辆神秘的卡车一开始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。大家都在伸长脖子，观看那些接受最后检查的难民。示威的学生则对着电视摄像机欢呼雀跃，并不时地朝那些从佛罗里达赶来的船只发出一声声叫骂。

强烈的阳光从海面上反射过来，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，谁也看不清黑洞洞的卡车里面装的是些什么，只听车厢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一阵铁链的铿锵声，还夹杂着此起彼落的呻吟，就连那几个低声咒骂的武装警察也面露愧色，仿佛羞于将车内的情景展示到光天化日之下。

每辆卡车上都塞了五六十个囚犯，他们全部戴着脚镣手铐，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，一个个双颊凹陷，目光呆滞，像是临上刑场前的死囚。车门一开，这些衣衫褴褛、剃着光头、浑身发臭的人，便急不可待地站起来，顾不得被手铐脚镣磨破了皮肉的剧痛，蹒跚着走下车来，在眩目的阳光下眯缝着双眼，只有那两个在途中被热死的倒霉鬼被留在车上。他

他们在警察的喝斥声中列成一队，围观的人群这才看清了他们的面目。这些人尽管又脏又臭，身体十分虚弱，但仍能看出他们怀着强烈的求生欲望，没有一个想死的。

他们来这里干什么？当局一定是弄错了，这算那门子的宣传呢？

示威者也看见这些人了，挥动着手中的标语，蜂拥过去，一边不停地发出嘲笑和谩骂。囚犯们对此毫无反应，他们站在卡车旁，木然地瞪着前方。警察拦住了示威的学生。当示威的学生面对面地站在这些囚犯跟前时，不知为什么，笑骂声突然停了，标语牌也象断线的风筝一般坠倒在地上。

一位移民局的官员站在岸边，正对着一一条大约40英尺长的小船上的船长大吵大嚷：“正因为我同意你一次载走4家人，所以你必须再装20个人。”

“可这条船装不了35个人，你想让我沉到海里去吗？”船长辩解道。

“这不关我们的事，”那官员冷冷地说，“这是哈瓦那方面的规定，不然你一个人也不能带走。”

船长别无选择。他受人之托，前来接人，而且夸下海口，怎能空手而回？何况，这些难民的亲人此刻正在迈阿密码头上望眼欲穿地等待他们的到来。船长不安地看看甲板，心想：只要这些难民听从他的吩咐，也许不会有多大问题。

“好吧。”他向等得不耐烦的官员小声说道。

与此同时，一名警察依次打开那些囚犯的手铐，并低声骂道：“滚吧，你们这群令人作呕的家伙，去舔美国婊子的脚吧！看看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们。你们全会饿死在街头的，猪猡！”

他每松开一个人，就这样念念有词地骂上一通。被骂的

人全都忍气吞声，唯恐触怒了他，不替他们松手铐。示威学生惊讶地注视着这一切，目光中似乎有一丝怜悯。然而警察的咒骂声却挑起了他们心中的憎恶，他们交头接耳地议论着：“他们是罪犯……卖国贼……杀人犯……”

不一会儿，这些示威学生又开始朝这些囚犯们高声叫骂。警察见状，发出得意的笑声，他们也骂得更加起劲了。

5辆卡车终于将“货”卸完。那些可怜虫们象是被吓坏了的小动物，在示威学生的一片怒骂声中瑟瑟发抖。那个警察趾高气扬地走到另一队囚犯前，往排在最头上的那个人跟前一站，故意狠狠地一扯那人手铐上的铁链。那人手上立刻冒出一股鲜血，但他只是咬了咬牙，一声不吭。

“你也一样，疤脸，去替那些大富翁舔臭脚吧！最好让他们的皮靴踩扁你那张疤脸。”警察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，然后转动钥匙，开了手铐。随着“咣”一声响，手铐应声落地。那名年轻的疤脸男子把头一扬，以无比轻蔑的眼神盯着警察，低声骂道：“你们这些狗娘养的！”

他叫托尼·蒙塔那。

警察闻声脸色一变，接着抬手照托尼·蒙塔那的脸上狠狠揍了一拳，拳头正好落在他那道疤痕的上面。

那警察气得发抖，抬手又是一拳。可托尼·蒙塔那连眼也不眨一下，只是慢慢地转过头，吐了口带着一颗牙齿的血水。警察气疯了，一把抓起托尼·蒙塔那，打算把他拖到卡车后面狠揍一顿。这时，突然有人按住警察的肩膀，喝道：

“放开他。把他们押上船。”

那警察只得放开托尼·蒙塔那。领头的警察拿起扩音器，朝码头上的难民喊道：“把证件拿在左手上，你们一上船，就不再是本国公民了。如果你们的证件遗失，美国人就

会把你们抓去枪毙！”

囚犯们也开始向码头边上移动，示威的学生跟着拥了过去。囚犯见状，马上警觉地靠拢，三五成群地结伴而行。其实他们平日里多半独来独往，非但说不上是朋友，甚至可能为了一包香烟而互相残杀。不过眼下的情形可不大一样，谁都知道在这节骨眼上还是抱成一团更安全一些。

唯有托尼·蒙塔那一个人例外，他满不在乎地踽踽独行。他身上的衣服早已千孔百疮，脚上的鞋也张开了大口子，加上因长期囚禁，不见阳光，他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灰白，可他走起路来依旧昂首阔步，犹如一头敏捷而凶猛的豹子，甚至有王者的气度。他的眼睛里燃烧着足以熔化钢铁的怒火，傲然地看着周围的人群。他今年25岁，有着坚如岩石般的体魄。狱中5年，他从不结交任何伙伴，因为他不需要任何人撑腰。

别的囚犯也从不招惹他，他们对他一向是敬而远之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是好惹的。他是那种心狠手辣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从不把生死放在心里的人。仅是他脸上那道形状如闪电般的疤痕，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。许多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的面颊，仿佛自己的脸上也挨了那么一刀。他天生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，从不知道什么叫妥协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梦想。谁都知道他早晚有一天会爆发，爆发之前，他只是耐心地等待时机，一旦时机来临，他会毫不犹豫。无论什么人，如果妨碍了他，他都会将他们撕得粉碎。

托尼·蒙塔那走到码头边沿，两眼一扫，立刻有了主意。他看见十几个难民已经登上第一艘船，紧跟着又上去了20名囚犯。船长对此大为不满，不停地大声抗议，直到站在

旁边的警察掏出枪来，船长才不吱声了。托尼见此情形，心中暗想，千万不能上这些阔佬的游艇，免得到迈阿密就被人象赶狗似的赶开。他环顾四周，想找一条不怎么起眼，又比较大的船，他相信那种船的船长不至于太势利眼。结果他发现了一条挂着美国国旗的渔船，那条船很合他的意。他暗自盘算怎样才能搭上这条船——

“嗨，托尼！”他身边突然响起一声很亲昵的招呼。

他握拳转身，结果看到的是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孔。那人看上去比他要小几岁，皮肤黝黑，肌肉结实，长得很帅，眼睛里透出狡黠的神色，并朝他伸出手来，可他却丝毫没有握手的意思。

“托尼，你还是老样子。”那人爽朗地一笑，毫无愠意地收回手，“怎么，不认识我啦？我是马诺雷，绰号小狐狸。想起来没有？我他妈的可是你的哥儿们哟。”

托尼偏起头，用眼睛扫扫周围，确信没人注意他们，这才收回目光，将马诺雷上下打量一番。这家伙可真有点邪门，虽说也穿着破烂的囚服，可浑身上下仍然透出一股子灵气，而且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法，居然没被剃成光头。托尼看见他脸上还有点人色，便断定他在牢里呆的时间不长。

“你是怎样进来的？”托尼的神情温和了些。

“他妈的，别提啦，我在瓜他那莫加入了一个帮会，一次偷车被抓住了，他们判了我两年刑。他妈的，那辆破玩意早该送进垃圾场了，没想到竟在这上面栽了跟头。”说到这儿，马诺雷突然仰起头来哈哈大笑，似乎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笑话。“后来，我听说他们打算把咱们这号人送到美国去，于是我问监狱长我能不能去。你猜他怎么说，他说我还不够坏，要人渣才够格。我说我就是人渣，可他还是说不

行。最后，我足足花了六百块钱才算把那家伙买通。你呢，托尼，最近都发了些什么财？”

“你还是那么多废话。”托尼冷冷地说。

“是呀，可不是吗？”马诺雷嘻皮笑脸地说，“你已经有了主意，是吗？”

托尼闻言，脸上立刻呈现出一种木然的表情。往常，只要他露出这种表情，那就意味着他发怒了，见者无不抱头鼠窜。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，只是一瞬，他便露出一丝酷似马诺雷的笑容：“还没有。”

接着，他们便并肩朝前走去。其实，托尼不只是在发怒时才会露出木然的表情，他喜欢某个人时也会如此，就象刚才那一瞬间，他已经解除了对马诺雷的戒备。

“我们上哪条船？”马诺雷问。见他朝刚才看中的那条旧渔船点点头，马诺雷顿时泄了气，小声嘟囔着：“什么？你在开玩笑？”

“最好和穷人一起，”托尼不紧不慢地说，“这样才不会被赶下去。”

“希望你会游泳，朋友，我看那个破玩意儿早晚会沉下去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们准到得了迈阿密。”托尼望着港口里的船只，自信地说。

“到了那边以后呢？”

“发财啊。”托尼说完，自己也觉得有点惊讶，他过去从没有过这种念头。

“好主意，我赞成。”马诺雷甚至鼓起掌来。随后他扬了扬拳头，兴致勃勃地问：“托尼，你说我们能有一艘自己的游艇吗？”

“想什么就会有什么，伙计。”托尼眺望着远方的海面，此时此刻，他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，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拍拍马诺雷的肩，打包票似地说：“凡是那儿有的，都少不了我们一份。”

其实，托尼和马诺雷算得上真正的患难兄弟，他们从小一起在哈瓦那的贫民窟长大，都住在用破牛毛毡搭成的低矮的小屋里。由于两个人都自幼丧父，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好朋友。他们的父亲都死于那场无情的战火，留给他们的只有几枚勋章和一笔勉强可以糊口的抚恤金，不过那些勋章却始终没颁发下来。战火之后，贫民窟和贝蒂斯塔当权时一样破烂不堪，这儿的人们依旧靠发霉的大米和黑豆充饥，偶尔有顿狗肉吃，就算很不错了。唯一的变化是学校的历史课本都改了内容，可惜贫民窟的孩子都不上学，所以连这点变化也无从知晓。对贫民窟的孩子来说，最崇高的志向便是当一名军人。自从贝蒂斯塔和他的旧制度垮台后，过去那些从欧洲和美国来的赌徒和游客也在古巴绝了迹。

托尼小时候很喜欢坐在妈妈的小厨房里，听祖父大谈当年如何风光。他祖父当年在康斯托比海滩大饭店当过门房，每当他口沫乱溅地吹起那些花花公子、名媛淑女出入大饭店的盛况，吹起那些名牌轿车和耀眼的钻石戒指时，托尼总听得如痴如迷。每逢这种时候，他总是把下巴高高地翘起，幻想着他也置身富豪的行列，每晚到豪华赌场里去一掷千金。托尼很明白，除非他能找回那个逝去的神奇世界，否则他的幻想只是一片泡影。

12岁那年，托尼便开始学做那没本钱的买卖。他和马诺

雷结伴前往哈瓦那市中心的花园区，那里是高级住宅区，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高级军官。他们通常是敲开某个富豪之家的门，由其中一个人装肚子痛，这时，好心的女主人多半会给装病的孩子喝杯苏打水，而另一个——通常都是托尼——便伺机溜进别的房间，见什么偷什么，往衣服里一塞，然后满载而归。他们偷的多半是花瓶、瓷器、小圣母像，或是烟盒一类的东西。偶尔偷到一些小饰物，托尼就随手扔给6岁的妹妹姬娜。他知道如果母亲发现他干这种勾当，一定会把他拎到神父那儿去忏悔。所以他总小心翼翼地将赃物藏在床底下，只有没人的时候才捧出来独自欣赏，那神情活像个置身宝库的国王。

渐渐地，顺手牵羊已嫌不过瘾，他们又学会了扒窃。通常都是由马诺雷坐在公园的喷泉旁边伤心地哭泣，遇有好心人停下来安慰他时，躲在一旁树丛里的托尼便乘机拨开树枝，悄悄将那人的钱包夹出来。他们靠这种办法偷到不少钱，足够两个人抽烟喝酒的花销。但是，托尼始终不满足，他觉得要偷就要偷那些有钱的阔佬，最好能偷到名贵的金表，或是厚厚的皮夹。他对普通老百姓的钱包已经不感兴趣。

那年他14岁，马诺雷12岁，他们一起加入了一个帮会。开始他有点不情愿，但他很快明白如果不与他们同流合污，他肯定会遭到报复。帮会里多半是些比他稍大一点的孩子，最擅长干些破坏性的勾当，不是打烂文化中心的玻璃，就是戳破军用吉普车的轮胎，再不就在谁家的后门放一把火，甚至把活生生的猫扔到变压器上去，造成全区停电。这群爱搞恶作剧的小魔头还喜欢在干坏事时被人发现，然后由人追赶着满街逃窜，他们则以此为乐。他们自称是“魔鬼兄弟帮”。

托尼长到16岁时，愈发变得野性难改。他不仅证实他和别人一样胆大妄为，而且比别人具有更强烈的破坏性。

次，他拿土制炸弹和人拼命，不料瓶子提前爆炸，险些炸断他一条胳膊，帮会里的兄弟因此对他更加敬佩。在帮会里，他和马诺雷交情最深，也只有马诺雷敢于当面调侃他，引他发笑，他也只有在马诺雷面前才会把心中的厌恶与不满发泄出来。他对马诺雷说，在“魔鬼兄弟帮”里混不出名堂，他不想变成酒鬼，然后糊里糊涂地结婚，最后30岁不到就莫名其妙的把命送了。他有更远大的计划。

一天晚上，他和马诺雷一同回家，路上他说：“听着，马诺雷，你要是认为我真的会一辈子都泡在这里，那就错了。告诉你，我要到更有钱的地方去，找个公主，和她住在他妈的城堡里。”

“这里有的是公主。”马诺雷瞟着一个正在窗后梳理长发的女孩子说。

托尼鼻子一哼：“你的毛病就出在胃口太小。”

然而，马诺雷似乎没听见他说什么，只顾用眼角去瞄那女孩子。那女孩子也朝他羞涩地一笑，夹好头发。于是，马诺雷将大拇指往皮带上一插，斜倚着路灯柱，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托尼两眼凝视前方，紧握双拳，额头渗出一串汗珠。他声音颤抖地说：“你他妈的听着，我说的是公主，明白吗？”

从此以后，他就经常到码头上去找那些老渔夫打听迈阿密那边的情形。他们每个人说的都差不多：要是没钱就别去，迈阿密的穷人和哈瓦那贫民窟的穷人一样惨。没有人引荐的也别去，否则只能落个替人采柠檬的下场，辛苦一天也挣不

了一块钱。尽管如此，托尼每次还是听得十分认真，然后将那些他认为是纯粹的反美论调筛掉，留下他认为是有用的东西。他知道佛罗里达距这儿不过90海里，要去并不难，只要有40马力的船，便可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。不过他听得越多，就越明白他必须找个门路，首先得花钱打通关节，不然会和那些蠢头蠢脑的墨西哥农夫一样，成为非法偷渡者。

于是他把目光盯在那些走私贩和高利贷者经常出入的酒吧上，他希望能从那些人身上找到一条门路。从此，他很少参加“魔鬼兄弟帮”的活动，尽管大家对他不满，但慑于他往日的威风，加上马诺雷替他掩饰，也没引起什么麻烦。他知道，这些走私贩曾是腰缠万贯、衣冠楚楚的阔佬，如今迫于形势，他们不得不和普通人一样穿着打扮，但他们的生意却从未停止过，每天仍旧是大把大把的进钱，因为不论什么时代，总有人需要他们的服务，而他们也就永远需要有人替他们跑腿或是充当中间人。

一开始他们只派些小差使给托尼，要他在贫民区里兜售大麻雪茄。他要凭自己的力量去争得地盘，还要将收入的一半交给老板，通常一根雪茄他可净赚5毛钱。一个半月后，他一天就能做上200元的生意，又过了一个月，他每天的营业额就高达500元。他的生意对手多半是些老瘾客，并不期望靠此赚钱，只想赚点免费的大麻过过瘾，因此不会对他构成威胁。他不断扩展市场，还和一位下士合伙，通过下士的关系把生意打进城里的军营，他则分一定的佣金给那位下士。他还同许多帮会勾结起来，让他们到各地代销。他甚至还买通监狱的看守，以零散的方式将大麻卖给囚犯。时间不长，他的生意销量大增。

他的种种手腕令那些走私老手们大为吃惊。他们原以为

大麻生意赚头不大，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经营赌场和放高利贷上面。可托尼这么一搞，他们立刻看出他不是个简单人物，于是在赌场里给他派了个差事。相比之下，那份差事要比他现在的生意吃香得多，而且用不着每天往外跑。他们甚至还暗示他只要他老老实实地替他们干，有朝一日会启用他做保镖。一旦当了保镖，他就有了自己的地盘，也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发财了。

没想到托尼一口回绝了他们的美意。这样一来，他们更是吃惊。若在以往，这些老家伙们早就怒不可遏了，可这一次托尼却凭着花言巧语把他们说服了。他深知这些老朽就和他的祖父一样，开口闭口就是想当年，于是便投其所好，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干，是因为他想攒一笔钱，前往迈阿密去寻求新的天堂。那些老家伙听了不再有话说。他们知道象托尼这么一个头脑灵活、身手不凡的小伙子，不会没有出头之日。

这样一来，托尼仍旧干着兜售大麻雪茄的买卖，还把马诺雷引进来做帮手。那年8月，他亲自跑到种植大麻的山区作了一番实地考察。他发现如果让他挑选工头，大麻产量能增加一倍。如果直接运到海边的工厂加工，然后用船运往哈瓦那，不仅比陆路快得多，而且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。不过，这仅仅是设想而已，他并不想付诸实行，因为他打算一年之内离开古巴，不想有太多的牵扯。

到了圣诞节，他已经攒了6000元。他把钱装进一个空罐头盒里，藏在母亲的床底下。那些老手们都劝他把钱拿去放高利贷，可他断然拒绝了，他信不过那些骗子。他计划要存够15000元，这样就能在黑市上买到10000美元。按照目前的速度，他估计到第二年夏天就可以凑够这个数了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希望。

2月的一个早晨，他扛了一袋大麻雪茄前往军营。路旁的柠檬树上开满了小花，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幽香。他找到那个同他合伙的下士，把货交给他。正当他们躲在两辆卡车中间，一边点货，一边点钱的时候，他瞥见旁边的跑马场的栅门开着，一个年轻的女子正好策马从门前走过。她穿着乳白色的马裤，脚上登着一双闪亮的马靴，脖子系着的纱巾如薄雾般在她身后飘扬，最是那头乌黑光亮的头发，瀑布般地洒在脑后，分外撩人。托尼情不自禁地走到栅门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马上女郎。她绕场一周，再次走到栅门。她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存在，弯下腰，轻轻地拍拍马头，朝它低语几句。托尼怔怔地看着这位飘然而来的女郎，仿佛置身梦中。他紧握着栅门，直握得指关节发白。他的心中充满了渴望。她已经走到跟前了。

“我见过你，”她的嘴角泛起一丝戏谑的微笑。“你经常来卖大麻，对吗？你有安眠药吗？”

托尼摇摇头。

她叹了口气：“我睡不着觉。”说完把长发一甩，扯下纱巾，催马走开了。托尼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，足足过了5分钟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第二天上午，托尼又去了跑马场，当她骑马从他身边经过时，他急忙举起手中的酒瓶，朝她晃了晃。两人相视一笑。她弯下腰，接过酒瓶。

“你还做什么生意？”她问。

“什么都做。”

“下午3点，马厩后面见。”她悄声对他说。

结果不到2点他就赶去了，还借了马诺雷一件时髦的衬衫。他在马厩后面的小路上来回踱步，一边暗中咒骂自己为